

新作品

杨峰

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
第6期(总第46期)

生命的唱腔

□赵炳鑫



“花儿本是心上的话,不唱着由不得自家,钢刀拿来头割下,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!”每当听到这苍凉优美的旋律,就会勾起我对故乡西海固民歌“花儿”的深深眷念。西海固,沟壑纵横的黄土地,十年九旱的黄土地,雹灾频繁的黄土地,而又是生长“花儿”的黄土地哟,频频招引我向你走去……

西海固的历史,就是一部与贫穷搏斗的历史。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却从来都不曾缺少富足的文化。黄土地、清河水,给了这里特定的环境,更给了这里得天独厚的文化根基。生于斯,长于斯,我从小就在这里感受着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,特别是那朴实无华、天然纯净的西海固“花儿”。故乡的“花儿”,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,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生命绝响,她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,流淌着六盘儿女最通俗的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。她是这片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,更是黄土地女生命的唱腔。

我的家乡是西吉县境内一个唤作羊路沟的村庄。说起这个村庄来,倒没任何特色,孤高寡瘦的一座高山向两边撇开,中间凹了下去,北面便形成一个很大的岔口,全村三百来人口就旋在东西两边的山膀子上,以前,日子苦焦得很,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、叔伯婶娘们,却硬枝梗地生活着,撑过了那段苦焦的日子,而且生活得有滋有味,其乐无穷,人人会喊,个个会唱“花儿”。当地俗语说:唱山歌,漫山歌,不断头儿不歇活。在那山峁起伏、沟谷纵横的山塬地区,老乡们创造了这种简便自由活泼的娱乐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,他们不论田间劳作,荒野放牧,赶集聚会,一旦来了兴趣,即兴编排,随口唱,或缠绵或昂扬的调儿中,总表现出山里人的喜、怒、哀、乐,飘散着浓烈的乡土风情。听田间锄着唱:“你在阳山我阴山,我唱个什么你喜欢?先唱个爱国大生产,再唱个孔雀戏牡丹。”相思的恋人唱道:“上去(者)高

山看平川,平川里有一朵牡丹,看去(者)容易摘上难,春天的花儿把心缠。”牧羊人唱道:“六盘山上的窝窝多,杨柳树栽满了窝窝。远看满山的云朵朵,绵羊群上了山坡。”

家乡的花儿属山歌性质,一般由两句构成,上句比兴,下句点题,淳朴自然。在西海固的花儿中,这种民间特有的艺术形式,大多是爱情之作,通过喊花儿,抒发青年男女之间热烈、真挚、淳朴、醉人的情感:

青石头磨子空吼来,红麦子搭不到斗来;尕妹子走上风吼来,得不到阿哥的手来。

家乡花儿的腔调细腻多变,缠绵悱恻,于哀婉凄凉中燃着火辣辣撩人心肺的痴情。不论喜、怒、哀、乐,一旦来了兴趣,随时随地地吟唱,或昂扬,或低吟,不拘形式,一吐为快:

东山嘴嘴上绕白云,难活不过人想人;毛毛雨下了河涨了,日子越越想了;把肠子想成了水红线,把心肝想成了胡椒面。

痴烈的情,深沉的意,全凝聚在朴实无华的文字里,潜伏在精当绝妙的比喻里,使人心动,情翻意卷,如痴如醉,这种男女间痴烈的情感,在西海固花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露。

不论春夏秋冬,山歌总是不断的。春天百花齐放,那歌儿给人以激奋、幸福、希望的感受;夏天的歌儿,如一阵爽风,撩拨得人心里痒酥酥的;冬天草木衰枯,万物萧条,那歌又给人以盼望、慰藉之感;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秋天的山歌。黄叶簌簌飘落,秋风凉凉的,草木开始变黄,牧羊人把羊赶到山巅,天山相连。羊群如朵朵白云,牧羊人站在高处,狠狠地抽一个响鞭,山鸣谷应,回声渐落,羊接着缓缓地“咩”一声,那情那景凄婉惆怅,令人柔肠寸断,只听这边唱起:

唉……十八架骡子攀咸阳,攀不到——

咸阳的路上。那边立即应和:

大雨(嘛)倒了整三天,毛毛雨给了两三天;哭下的眼泪担子(嘛)担,尕驴上驮给

唉……十八的小伙盼姑娘,盼不到——

姑娘的身旁。山里人的感情也和他们本身一样是粗放的,表达爱情也就极“粗野”,叫有些“文明人”看来,似乎不雅,但那表达的感情却极浓烈,听来使人热血涌动,心灵震颤。

我那时在西海固的乡下工作,在秋天,晚来风急,阴雨凄迷的日子常常浸得人心里发霉,特别是那人秋的毛毛雨,时断时续,连月不停,乡下的日子便现出少有的寂寞。那山头缠绕不开的雨雾,常常给你寂寞的心添上一把愁绪。在那时,农人的生活单调而乏味,放牧牛羊唱山歌便是他们打发寂寞日子最为可意的选择。在那些秋雨缠绵的日子里,那鲜活的歌声会冷不丁撞进你的耳膜,暗合了你失意的心情,让你刻骨铭心:

圆不过月亮哟高不过斗,美不过五色的绣球;俊不过身材嫩不过手,好不过花儿的记者……(“记者”是指情人间互赠的纪念品)

那调子简单纯净,凄婉惆怅,在那一刻,身陷氤氲雾阵的山塬人便被这秋雨沉醉了,狂放的激情和压抑的生命本性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释放,那种哀婉凄怆的情愫往往唱得人心旌摇荡,沉迷痴醉。爱情的单调,爱情的古老,爱情的复杂,爱情的久远,都会被一曲曲顺山而荡的花儿诠释得那么独特而神韵兼备。

在西海固,我曾见到过一位老人,她那饱经风霜的面庞使你想到在她的人生道路上曾有过的波折坎坷。听当地的村民讲,她年轻时有个“相好”,但不知何故终身未嫁。一个人面对尘世的风雨,她是怎样走过来的?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。“心上的怨愁解不开了唱唱曲子,慢慢地也就熬过来了。”老人说。老人忧伤的曲调顺口流淌:

大雨(嘛)倒了整三天,毛毛雨给了两三天;哭下的眼泪担子(嘛)担,尕驴上驮给

了九天……

老人的神态虽然是平静的,但从那沙哑的歌声中还是能感受到她生命的悸颤。老年人愈古稀,那天告别时见她茕然的背影,我有一种想掉泪的感觉。有位作家说:“活过追索,活过痛苦,再活过平静,生命就走向空灵,那时,人就成了亘古的星辰。”那一刻,这样的感觉便分外的强烈。若是在淅沥的秋雨里,你听着那从生命的季节深处流出的歌声,当你体味歌唱者的人生命运时,你能不潸然落泪吗?

那下不完的雨(哟)刮不完的风,撒下了你的情哥哥嫁给远村;那上不完的山(哟)爬不完的坡,女儿家心酸的泪水流成了河……

循着这哀怨凄楚的声音,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位披着帆布斗篷、手握羊铲的牧羊者。那放牧者悠悠地走着,身后是缓缓游动,啃食牧草的羊群。山的贫瘠已没有多少可供采食的东西了,而羊儿们仍然在寻觅,在使劲地用脚刨挖,也一个劲儿地肥壮着。那牧者的歌声是沙哑的,拖着凄婉的哭腔。有时他挥动一下手中的羊铲,有时拄着羊铲站立于山巅。连月不开的深秋,萧瑟的冷风和淅沥的秋雨将那斗篷掀开来,他那孤独的身影贴着那灰蒙蒙雨雾笼罩的远天,便呈现一道风景,真正西部山塬的风景。那长长的吆喝,那浑厚的旋律如大山一样深沉,让你感伤于这样凄楚的花儿表达的美丽,让你的灵魂重温生活的苦乐,让你回味生存和自然的生命,让你格外地感叹“命运”这个词。牧者的歌带有哑略的孤独,那悲怆和凄凉,时时震撼着我的心,我仿佛读到了西部的灵魂,我仿佛读到了西海固一段无奈而格外让人心酸的历史。

黄土囤积,造就这黄色山塬;天雨割裂,形成这破碎沟壑。我想,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,走来的西海固山民敢恨敢爱、敢做敢为的放达,才造就了这和生命激情的唱腔,透过这由人生的酸甜苦辣凝结而成的五味文字,我仿佛看到了闪耀在西海固人民思想岩壁上的亮丽光点。

“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。”贝多芬所言极是。

日月如梭,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随着时代的发展、生活的变化,故乡的人们适应新的形势,不断唱出更好更美的山歌,你听: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,我成了有名的富汉,过去的财东顶个屁,我比他翻了两番”;“花儿越唱越爱唱,唱花儿能解心烦;羊满坡来牛满圈,好生活越过越甜”……

在东莞闻香

□赵德发



野椿



野椿

那年春天,我到陕北乡村的一所中学教书,被安排在靠大门的一间南房里。房不大,墙面被烟熏得有些黑,小缝隙很多。东墙和教室相邻,因此,上课时间显得不太安静。天渐暖,却是不开窗的。严严实实的帘子,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一天早晨,太阳初升,我突然听到喜鹊的叫声,忙打开后窗,凉风吹来,全身顿感惬意。这些年,喜鹊在此地近乎灭绝了。孩提时对它的那种美好的记忆,而今却以一种忧伤的心境,再次被唤起。我仔细看了,围墙与后墙之间的空地上,星星点点地长出些莫名的小草,群花竞发,五彩缤纷,给人另一份心境。

我的那种犹如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感觉,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年秋天,小门的锁被贪玩的孩子撬开,野椿的干被刀砍断了。它大约是没有来生了,但靠近地面的树桩上又长出了一些新的小小的枝叶,给人一点微微的希望。毕竟是秋天了,万物在此季节枯萎,它也躲不过。

新学期到了,我离开了那棵令我牵挂的,但最终不知死活的野椿。直到前不久,看到妻保存的那两枚发黄的、叶脉暴出的叶子,我突然想起野椿了。忙去看时,我吃了一惊:它没有死,反而长得更旺盛了,头高过房顶,枝冠很少斜逸了,像一座翠绿的小山,简直连风也穿不透。野椿椭圆的呈茶褐色的蒴果,翘望在枝头。新“主人”告诉我,这是一棵长脑袋的树,枝可能很脆,不然,为什么长近窗门,就又微屈,伸向天空,它好像受过什么伤害了。

我低下了头,只可怜野椿不会说话;有什么,只是默默承受,默默随风而欢,寻找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方式。

临别时,我又折了两枚椿叶,紧紧贴在我跃动的心口上。

未有过的笑容。午睡,我总要在面部笼一方大大的白纱才能安然入睡。

一次,周末回家忘关后窗,野椿枝从防盗窗的间隙中,探入房内,好似亲切得想和我握手。我回来的那天夜里,风雨大作,我急急地往外扶出野椿枝,以便关窗。只因用力过猛,与树干相接的地方,竟齐齐地折落了,断口露出许多伤心的汁水。看着地上哀哀的残枝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第二天,雨过天晴,野椿的香味又扑到我的房间,它像未受到任何伤害似的,依然带给我工作忙碌中的一抹笑容。但雨中残零的枯枝,已溅满淤泥,叶子也搅作一团。我因此而感伤:野椿也竟和人一样,有时这般的荒落,脆弱和无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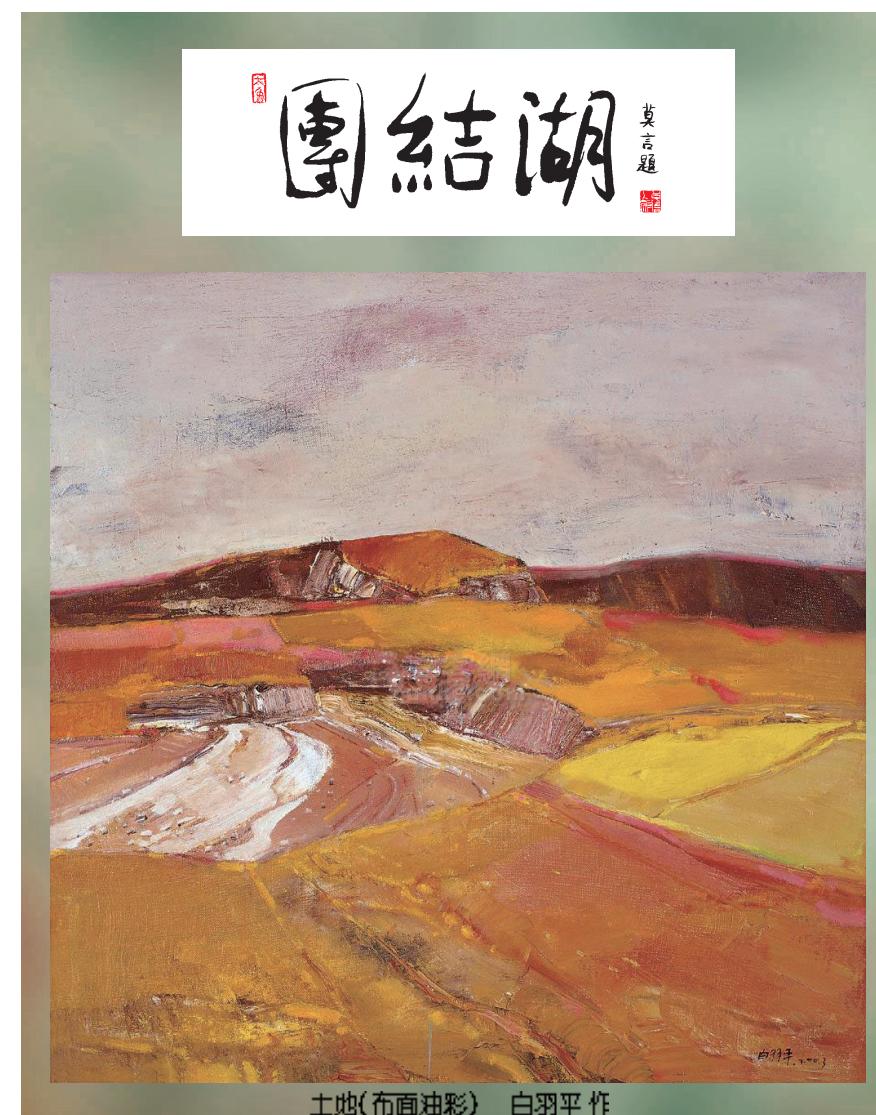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,我正在和一个城市姑娘恋爱,我在春秋的信中,分别寄了两枚颜色不同、质感相异的椿叶,以示在时间的流程中,我们是有该属于两人共同收获的秋天了。那年冬天,我结婚了,妻提到那两枚椿叶,说它总有一种象征意味。

我的那种犹如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感觉,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年秋天,小门的锁被贪玩的孩子撬开,野椿的干被刀砍断了。它大约是没有来生了,但靠近地面的树桩上又长出了一些新的小小的枝叶,给人一点微微的希望。毕竟是秋天了,万物在此季节枯萎,它也躲不过。

新学期到了,我离开了那棵令我牵挂的,但最终不知死活的野椿。直到前不久,看到妻保存的那两枚发黄的、叶脉暴出的叶子,我突然想起野椿了。忙去看时,我吃了一惊:它没有死,反而长得更旺盛了,头高过房顶,枝冠很少斜逸了,像一座翠绿的小山,简直连风也穿不透。野椿椭圆的呈茶褐色的蒴果,翘望在枝头。新“主人”告诉我,这是一棵长脑袋的树,枝可能很脆,不然,为什么长近窗门,就又微屈,伸向天空,它好像受过什么伤害了。

我低下了头,只可怜野椿不会说话;有什么,只是默默承受,默默随风而欢,寻找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方式。

临别时,我又折了两枚椿叶,紧紧贴在我跃动的心口上。



土地(布面油彩) 白羽平作

母语的盛宴

□向迅



日出,对于大地和万物而言,都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情。有时我觉得那等同于生命分娩的光辉时刻,有时我又觉得那是一场期盼了已久的婚宴。庄严而又绚丽,热情而又奔放。其中多少含了些宗教意味。观看日出,早已成为很多景区的卖点。我想,草原的日出,肯定是有别于他处。我好几天一直提醒自己早些醒来,要好好地观察一番。可每天等我睁开眼睛,亮灿灿的阳光已落在客房的窗前。微风轻扬的草场上,雀儿时起时落,草尖儿摇曳着一片掷地有声的金光。抬头,就瞅见了杨树枝条里的太阳。此刻,它是一枚被红彤彤的强光照射着的金币。它已升起好高了。

一天清晨,在又一次地怅然若失之后,我突然变得兴奋起来——大地上一种与日出遥相呼应的事物,突然红光满面地跃出我心灵的地平线,那即是文字。文字的诞生,无异于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的日出。有了文字的记载,我们才有了确凿的历史。在此之前,在无比漫长的岁月里,我们的祖先一直生活在语焉不详的传说和神话里。我们无法考证,诞生在大地上的第一个象形文字是什么,在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前,是否还出现过其他的文字,只是还没有被我们发现,或者被我们轻易地忽略了?可不管事实如何,那些最初跳跃着的、奔跑着的动态的象形文字,像日出一样,在一道无形的山脊上,焕发出了

一些文明的曙光。它们在山洞的岩石上面,在粗糙的石刀石钻下,在造字人的脑海里,跳出了最早的稚拙的舞步,留下了最早的有关人类活动的记亿。

迷人的曙光,让人心里敞亮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人类最终与其他动物划开界线的标志性事件,并不是直立行走,而是创造了文字。

我对那些造字之人,抱有无尽的敬仰。或许

是领了神灵的旨意,或许仅是出于一时冲动,

他们在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指引下,用一些符号创

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命,并用山川万物给这些看

起来还显得单薄的生命命名。他们可能不会知

道,他们在狩猎劳作之余的“业余创作”,开启了

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新的语言时代。人类的

另外一张嘴巴,渐渐有了雏形。把这些最古老的

文字,一个一个地拼凑起来,我们的祖先开始了一

些幸存者,却在文化大同的洪流下,丢盔弃甲,早已被弃之一旁,成为天书,无人认识。文字也是需要知音的,它们幸存于世,实在是太孤独了。我对自己的土家族没能创造出文字,一直心存遗憾。我深深地羡慕那些拥有自己母语的民族,羡慕那些至今仍在用母语交流、用母语写作的人。他们的坚守,意义实在非凡——他们所坚守的,并非仅是母语本身。每当遇见那些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,我都要表达我的敬意。可还是有太多的人,把自己的母语丢了,甚至对自己的母语不屑一顾。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在人类历史上的多次侵略战争中,母语是与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。母语亡了,国家肯定亡了;但国家亡了,母语不一定亡。

大概都不会忘记都德的小说《最后一课》,也不会忘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,有国语教师冒着生命危险在松花江边为孩子们教习国语的苦难往事……甚至,在那部糟糕的中国本土大片《英雄》里,我还听见了这样的声音——赵国教习书法的老先生,在秦国大军压境、万箭齐发,性命随时可丢的危急情势下,面对慌乱逃命的弟子,说出了这样一番振聋发聩之言:“秦国的箭再强,可以破我们的城,灭我们的国,可亡不了赵国的字!今日,你们要学到赵国文字的精义!”说完,便带着弟子回到室内,从容地练习书法,尽管不时

有人中箭而亡,却不见有人惊慌。

一个民族的母语,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,而不被异族语言所取代和同化,实在是一个奇迹。

在中国,若把汉语除外,蒙古语、维吾尔语和藏语等等算得上是几个大的语种,其他民族的母语使用人口较少,而且存在着大面积萎缩的危险,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,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。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,我总有不详的预感,很多人的母语,总有消失的那么一天。这是让人痛心疾首的。不过,我尚不能深刻地理解,一个民族的母语的走失,对于这个民族而言,究竟意味着什么,是进步,还是倒退?

想必,那些丢失了母语的民族,一定有如丢失了灵魂一般的缥缈感。很多事情,细究起来都无不令人忧心忡忡。

你永远不会看见母语的样子,但是,它与母亲这个词语一样动人,一样温暖。

它的气息,无处不在。一次草原文学之行,我听到了诸多有关母语的声音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话,一直在我的心里响亮地回荡着——

蒙古族为我们留下了两样东西:一是火种,二是母语。

在诗人的手里,母语与火种一样重要,一样神圣。